

## 论“过”的运动事件与量度属性

张东赞

(外交学院基础教学部,北京 100037)

[摘要] “过”的运动事件中,运动起点与运动终点之间的运动路径可看作运动主体在物理空间中的位移,它可以衡量主体在空间中的运动情况。这种空间上的位移与动作动词的时间结构具有一致性,即动作的起点,续段与结束跟“过”的运动事件中的运动起点、路径、运动重点具有一致性,这构成了隐喻的基础,是“过”具有量度功能的重要条件。此外,由于“过”的义素密度较低,随着语言的发展,其动态性逐渐减弱,运动框架投射到其它认知领域,表现出不同形式的量度功能。

[关键词] 过; 运动事件; 量度; 时间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6)02-0107-04

据《现代汉语词典》,“过”从功能上看可以充当运动动词、趋向动词以及动态助词。当“过”用为动态助词时,常放在谓语动词之后表示时间范畴,是一种时间量。句子作为交际的基本动态单位,它不仅反映事件的“质”,还要凸显事件中蕴含的“量”。“质”是句子的概念内容,主要由句子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等开放类成分充当,而“量”则主要由句子中的封闭类成分充当。“量”的凸显决定了一个句子的自足度。在汉语的句子中,时间和程度是两个重要的量。对于动词谓语句来说,时间量是句子中的必备要素。在现代汉语中,探讨“过”作为一个运动动词如何转化为具备量度动词时间属性的封闭类成分无疑对汉语本体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此外,“过”作为表示经历体的时间成分是留学生学习的一大难点,从理论上探讨“过”的量度功能对汉语教师也具有一定的参加价值。本文从量的属性凸显入手,来探讨运动动词“过”如何演变为一个表示时间范畴的动态助词的。

### 一 “过”的语义分析

#### (一) 运动动词“过”

语言学中把包含运动或维持固定位置的情境叫做运动事件。伦纳德·泰尔米(leonard Talmy)指出运动事件主要包括四个语义要素:(1)焦点,它是运动的主体,移动或者处于某种状态的事物。(2)运动状态,运动的两种可能状态——运动或者静止。

(3)路径,事物相对于参照点的运动方位和路线。(4)背景,运动的物理环境,如源头、目标和位置<sup>[1]</sup>。以上四个语义要素构成了运动事件最为核心的元素。世界上任何语言在表达运动事件时都包含这四个基本的语义要素。“过”在古代汉语中是典型的运动动词。王力先生指出,“过”是表示动向的,它表示从甲处到乙处的过程<sup>[2]361-362</sup>。这体现了“过”的动态和位移属性。动态性指的是运动主体运动的状态,位移性说明了运动主体的运动路径。“过”在古代汉语中的用法表现出了一个运动事件所具有的基本语义要素,即运动主体、运动状态、运动路径以及运动目标。例如:

(1)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山海经》)

(2)蟠冢导滌,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尚书》)

(3)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诗经》)

在这一组句子中,“过”作为运动动词包含的语义要素很明确:若水、清水、(之)子是运动主体;运动状态都是运动;运动路径分别为“毕方鸟东”、“三澨”以及“我”。在这组句子中,“过”所带宾语表现出很强的空间属性。其中,“毕方鸟东”、“三澨”表示具体方所,“我”在(3)中主要指居住的场所。在运动事件中,运动目标的空间性越强,作为背景来说就越明显,就越容易引起认知主体的注意,那么其参照作用也就越显著。因此,在“过”的运动事件

[收稿日期] 2015-12-22

[作者简介] 张东赞(1982-),男,山东泗水人,外交学院基础教学部讲师,文学博士。

中,运动目标的空间性越强,越能显示出动词“过”的运动特性。在该运动事件中,运动路径在句法结构上充当了动词“过”的宾语,表示运动主体在空间上的位移情况。

## (二)运动路径的量度作用

《说文解字》:“过,度也。从辵禹声。”《说文解字》:“度,法制也。”法制是衡量人们行为的一种标准,具有量度作用。例如:

(4)故谨毋失其度与本则民可治。(《管子》)

(5)高山仰之可极,深渊度之可测,神明之德术正静,其莫之极。(《鬼谷子》)

(6)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整,权轻重以极,明本末以立中。(《逸周书》)

段玉裁《说文解字解字注》:“古者五度。分寸尺丈引谓之制。周制,寸尺寻常仅皆以人之体为法。寸法人手之寸口。尺法中妇人手长八寸。仅法伸臂一寻。皆于手取法。故从又。”可见,“度”基于“人”这一认知主体的基础上去衡量事物的物理属性。先秦时期,“度”可以用为名词或动词。“度”为名词时指人们衡量其它事物的标准;作动词时指认知主体对事物的衡量。“过”与“度”在语义上的相通之处,即二者都具有量度功能。为了进一步说明“过”的语义特点及所具有的“量度”功能,我们可以参照古代汉语中“过”的同义词:涉、跨、越、渡、逾。

《说文解字》:“渡,济也。”“渡”本义是指横过水面。在“渡”的运动事件中,运动的方式是“横”,即从水面上穿过去。运动的目标是“水面”。水面的宽度是运动的路径。例如:

(7)是月,彭越渡睢,与项声、薛公战下邳,破杀薛公。(《汉书》)

(8)乘隆波而南渡兮,逐江湘之顺流。(《楚辞》)

在“彭越渡睢”中,“睢”充当了运动目标和路径。“睢”起到量度主体(彭越)在物理空间中运动情况的作用。在该句中,“睢水”并非质点,它充当了运动路径。《说文解字》:“涉,步行厉水也。”从运动方式上看,“涉”的运动方式是“步行”;“涉”对目标“水”的深度有一定要求。如《诗经》中有“深则厉,浅则揭”。《尔雅·释水》:“繇膝以上为涉。”例如:

(9)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列子》)

(10)过於荆,至江上,欲涉,见一丈人,刺小船,方将渔,从而请焉。(《吕氏春秋》)

“涉”跟“渡”的运动目标都是水,“涉”对运动目标还有一定的限制,“个性义素”相对比较丰富,义素密度较大。《说文解字》:“跨,渡也,从足夸声。”《说文解字》:“渡,济也,从水度声。”形旁主要

表示意义领域,二者形旁的不同显示出它们的个性义素有较大差别,共性义素也有相通之处,即二者作为运动动词具有相似的运动轨迹。跨,段玉裁《说文解字解字注》曰:“大其两股闲以有所越也。”“跨”的运动方式是很具体的,强调两腿之间。例如:

(11)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汉书》)

(12)蒙鹞苏,跨白虎,被斑文,跨野马,陵三峻之危,下碛历之坻,径峻赴险,越壑厉水。(《汉书》)

跟“渡”相比,“跨”和“涉”相通之处在于穿过某物的表面,“渡”更强调水面,“跨”一般是较窄的空间界面,且“跨”对跨越的方式并没有特殊要求。从本义看,“渡”强调的是运动目标的属性跟“水”有关,“跨”侧重对运动主体的限制即跟“腿”有关。

《说文解字》:“越,度也。”《玉篇》:“越,逾也。”《说文解字》:“逾,越也。”段玉裁《说文解字解字注》注释曰:“有所超越而进也。”可见,“越”跟“逾”均有超过之意,“进也”反映出“逾”和“越”的重要特征。在二者的运动事件中,运动主体是超过目标而不是止于目标,运动目标也不是以质点的形式出现的。例如:

(13)霸因从胜受《尚书》狱中,再逾冬,积三岁乃出,语在《胜传》。(《汉书》)

(14)然操持掾史,郡中吏皆令闭门自敛,不得逾法。(《汉书》)

通过比较“涉、越、逾、渡、跨”等古代汉语中的运动动词,我们发现在它们的运动事件中,运动目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运动事件中运动目标不是一个质点,而是具有一定形状和体积的空间实体,或者抽象名物,运动方式和目标都受到一定限制。对“过”来说,运动方式没有限制,运动的目标也是其运动路径,且运动目标不是以位移中的质点的身份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过”的量度作用更加明显。跟“涉、越、逾、渡、跨”相比,从本义上来说,“过”的义素密度就比较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运动框架不仅局限于空间领域,还可以投射到时间或性状领域。义素密度较大的词其在语言的演变中个性义素较多。个性义素越多发生语法化的程度就会弱一些,因为在语法化的过程中有些个性义素是要丢失的,个性义素越多语法化的进程就相对慢一些。

## 二 “过”的运动目标

### (一)名物充当运动目标

“过”在先秦时期是典型的运动动词,运动主体以人为主,也可以是流动的物体,如河流等,这与

“液体”的流动性有一定关系,“流动”本身就是运动的一种具体形式。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名词“过”,当为名词“时”指的是过失,即主体违反了一定的标准。如:

(15)百姓有<sub>过</sub>,在予一人,今朕必往。(《尚书》)

(16)无启宠纳侮,无耻<sub>过</sub>作非。(《尚书》)

当“过”表示“过失”时,实际上是“过”的运动图式在社会领域的一种投射。从运动事件的角度来看,“人的言行”充当了运动的主体,被群体认同的标准或者制度则被视为运动的目标。这个标准往往是一个范围,允许人们在这个范围内运行,超出了范围的边界就是“过”。此外,在先秦时期,运动目标还可以由抽象名词或形容词充当。这导致了“过”的运动特性降低,即运动目标空间性降低之后,导致整个运动过程的动态性降低。如:

(17)六二柔顺中正,进则<sub>过</sub>三四而遇六五,是<sub>过</sub>阳而。(《周易》)

(18)位虽得正,然<sub>过</sub>刚不中,志从于上,不能久于其所,故为不恒其。(《周易》)

“阳”跟“阴”相对,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同样,“刚”指的是抽象的事物。当运动目标为形容词或者抽象名词时,“(主语)+过+乎+形容词”也成为一种常见的格式。例如:

(19)君子以行<sub>过</sub>乎恭,丧<sub>过</sub>乎哀,用<sub>过</sub>乎俭。(《周易》)

(20)故人主之性,莫<sub>过</sub>乎所疑,而<sub>过</sub>於其所不疑;不过乎所不知,而<sub>过</sub>於其所以知。(《吕氏春秋》)

“俭”、“所疑”、“所不知”都是抽象事物。在这一结构式中,“过”的运动性已经较弱了。其中“乎”在这里是一个介词,表示引进动作发生的对象或者场所。“过”并不能表示一定的时间因素。

### (二)性状充当运动目标

魏晋时期“过”的运动目标可以是事物的某种性状而不局限于抽象的事物。句法结构常常以“主语+过+形容词”为主。例如:

(21)仰齿金玺,俯执圣策,皇恩<sub>过</sub>隆,祇承怵惕。(《三国志》)

(22)诛罚<sub>过</sub>深,当燠而寒,尽六日,亦为霰。(《宋书》)

(23)在道绝粮,后因食<sub>过</sub>饱而卒。(《梁书》)

在该组中,“隆”、“深”、“饱”都表示事物的某种属性,并不代表某种抽象的事物。因此,“过”显然可以表示一定的程度。在“皇恩过隆”中,“隆”作

为表示性状的词,“过隆”体现出一种程度义,“过”可以看作是程度副词。从运动事件的角度来看,“过”后面的目标不是一个质点,而是一个有自身体积及形状的事物。“隆”作为一个性质形容词,其性状表现为一种量幅。这个“量幅”恰恰可以充当“过”的运动路径,从始点到终点的运动过程,运动的结果使“隆”的属性量化,达到了一个量点从而可以表示程度量;同样,在“诛罚过深”中,“深”作为一个性质形容词自身体现出事物性状的一个量幅,这个“量幅”恰恰充当了运动事件中的运动路径。因此,“诛罚过深”中“过”则表示一种程度意。可见,当“过”后面的目标为形容词时,“过”还起到激活谓形容词程度属性。当后面是形容词时,“过”的动词属性已经非常弱了,但是在语义上仍然表现出一种抽象的运动图式。

### (三)动作充当运动目标

根据王力先生《汉语史稿》,在隋唐时期,“过”后面可以加动词性成分,从而表示出时间范畴,而到了宋代这种用法就逐渐多了起来<sup>[2]362-363</sup>。例如:

(24)归寮将平日看过底文字从头要寻一句酬对,竟不能得,乃自叹曰:“画饼不可充饥。”(《五元灯会》)

(25)若只恁地听<sub>过</sub>,则无益也。”(《朱子语类》)

(26)若只恁地等闲看<sub>过</sub>了,有甚滋味!(《朱子语类》)

在这一组句子中,“过”可以表示一定的时间,表示曾经发生的事情。当表示“经历”时,其参照点往往是说话时间。当“过”表示经历时,句子中往往只有一个动词。到元明时期,随着句子结构不断的复杂化,动词之间可以提供一定的时间参照,“过”则表示出“完成”的意。例如:

(27)二生就讨<sub>过</sub>笔砚,写了息词,同着原告、被告、中证一行人进府里来。(《初刻拍案惊奇》)

(28)当时就取<sub>过</sub>天平,将两个元宝共兑了一百两之数,交与张、李二人收着。(《初刻拍案惊奇》)

(29)元普收<sub>过</sub>了书,便对二人说道:“李兄果是我八拜至交,指望再得相会,谁知已作古人?”(《初刻拍案惊奇》)

在这一组中,动词“讨”、“取”、“收”都表示一种取得的意义。讨,有“求”的意思。讨,《类篇》:“求也。”“取”也有得到的意思。在语义上都隐含“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的语义信息,这与“过”有重叠的地方。“讨”或“取”只是一种趋向行为,“过”则表示一种结果。“过”跟该类动词的结

合体现的是一种概念之间的重叠,并不能表示一定的时间意义。因此,句中都有其它表示时间的词语,如“就、当时、了”等。

元明时期,“过”已经很普遍地用为动态助词,表示一种“完成”,其主要的格式为主语+动词+过+名词(或省)。其中,动词的范围已经远超出了“取得”类动词。但是,“过”往往表示的是一种完成意。例如:

(30) 鼓打三更,李乙与妻子蒋氏吃过晚饭,熟睡多时。(《初刻拍案惊奇》)

(31) 叙过寒温,便教暖酒来吃。(《初刻拍案惊奇》)

(32) 恰好是日,本县申文也到,大守看过,方知就里。(《初刻拍案惊奇》)

在这一组句子中,动词没有趋向或者“得到”的意义。作为一般动词,“过”表现出一定的时间范畴,表示动作的完成。动词作为一个陈述性成分,其所指有一个随着时间展开的内部过程。郭锐把这个内部过程分为起点(inception)、终点(finish)和续断(duration)三个部分<sup>[3]</sup>。时间的一维性与运动事件的路径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在“吃过饭”中,“吃饭”是一个事件,自身有一个从发生到完结的过程,这个过程跟“过”的运动图式是一致的。所以,“过”则可以表示一种“完成”,而不是一种经历。同样,在“叙过寒温”中,“叙寒温”这一事件从开始到结束体现了一种时间路径。其“完成”往往可以从另外一个动词中看出来。因此,当“过”表示“完成”意时,除了说话时间为参照外,还有另外一个事件作为其参照点。其中,当“过”表示的是“完成”意时,说话者关注的是整个事件自身,从开始到结束的一个过程。通过对“过”与其它运动动词的比较以及对“过”发展轨迹的考察,我们发现“过”在运动方式以及运动目标上受到较小的限制,运动路径和运动目标具有

一致性。这些特点为“过”进一步语法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扩大了“过”的量度范围,从空间领域到性状领域到时间领域。根据“过”的运动目标的不同,“过”的语法功能也发生了变化。

### 三 结 语

根据“过”的不同的运动目标,“过”的用法也出现较大的差异。在这个过程中,运动的主体与运动目标的一致性恰恰体现在空间、性状和时间的领域中。在物理空间中,运动的路径是一种空间的位移,当运动目标为形容词时,运动的路径为一种量幅。当运动目标为时间领域中的事件时,其运动的路径主要是一种时间路径。通过对“过”的运动事件分析,我们认为隐喻机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运动动词的内部时间结构即:时间起点、时间续段以及时间终点与运动跟运动动词“过”的运动起点,运动路径和运动终点具有一致性。隐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可以从一个简单的认知域投射到复杂的认知域,在“过”作为一个运动事件中,其运动的目标已经从空间领域扩展到时间领域。不论是空间、性状还是时间领域,“过”基本的运动图式没有发生变化,即具备了一个运动事件的基本特征,运动主体从运动起点出发,经过运动路径达到运动终点,而运动路径可以量度运动主体在空间性状或时间领域的活动情况。

#### [参考文献]

- [1] Talmy Leonard. Main verb properties and equipollent framing[M]//cross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he psychology, 2007.
- [2] 王力. 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 郭锐. 现代汉语词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84-188.

## On the Motion Event and Measurement Attribute of “Guo”

ZHANG Dong-zan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ese, “Guo” is often used as a verb.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dynamic” is gradually weakened, the moving frame is projected to other fields of cognition. From the sports event’s point of view, “the motion path and motion target” is consistent, which is the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the measurement function.

**Key words:** motion events; measure; semantic; projection